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四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謀略精華之大成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08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中國謀略 寶鑑

第十四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用：这是墨子的又一个重要论点。将：欲，打算。堕：毁，诽谤。学：学说。

④蹙(cù促)然：忧愁的样子。忧戚：忧愁。⑤瘠：薄，指生活待遇菲薄，生活贫苦。⑥人徒：跟随的仆从。省：减少。上：同“尚”，崇尚。均：均匀，平均。齐：同等。⑦进：任用，出来做官。不肖：不贤。退：罢免。

⑧能：能力。官：做官。⑨宜：合适，适宜。失宜：失调。应：对付，应付，这里指恰当处理。天时：指时令、气候等人力所不能及的天然条件。地利：指山川形势，高城深地等地理条件。人和：指民心归向，内部团结等人事条件。熬：同“熬”。熬然：煎熬的样子。衣：穿。褐(hè贺)：粗布衣服。带：腰带。索：大绳子。嚼(chuò辍)；同“啜”，吃。菽：豆类的总称。恶(wū乌)：何，怎么。⑩以：同“已”。伐：砍伐，这里是破坏的意思。本：根本，指农业。竭：完，尽。原：同“源”。焦：枯竭。

【译文】天下人共同的忧患是由混乱造成的。为什么不共同来探索造成混乱的人呢？我认为墨子的“非乐”，便造成了天下的混乱；墨子的“节用”，便造成了天下人的贫穷。这并非故意诽谤墨子，而是按他的学说不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如果让墨子大而至于治理整个天下，小而至于治理一个诸侯国，他必然造成人们愁眉苦脸，穿的很差，吃的很坏。如果这样，人民的生活便很困苦，生活困苦便满足不了人们的欲望，人民的欲望满足不了，那论功行赏的政策得不到实行。如果让墨子大而至于治理天下，小而至于治理一个诸侯国，他必然会减少仆从，削减官职，注重功业和劳苦，和百姓做一样的工作，也有同等的功劳。如果这样，君主就没有威严，君主没有威严，就不能实行惩罚。不能论功行赏，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人就不能够出来做官；不能论罪惩罚，不贤的人就不能被罢免。贤能的人不能被提拔任用，不贤的人又不能被黜退，那么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就不可能做到因材任用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就会造成万物失调，对事变处理不恰当，上失天时，下失地利，中失人和，天下人受煎熬，象被火烧焦一般难受。墨子纵使替他们穿粗布衣服，用绳子做腰带扎着，吃粗粮喝白开水，又怎么能满足他们的欲求呢？既然已破坏了农业生产，断绝了源泉，也就使整个天下的财物都枯竭了。

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，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，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，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^①。故必将撞大钟、击鸣鼓、吹笙竽、弹琴瑟、以塞其耳，必将雕琢刻镂、黼黻文章、以塞其目，必将刍豢稻粱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，

然后众人徒、备官职、渐庆赏、严刑罚以戒其心，使天下生民之属，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，故其赏行；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，故其罚威^②。赏行罚威，则贤者可得而进也，不肖者可得而退也，能不能可得而官也。若是则万物得宜，事变得应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，汭汭如河海，暴暴如丘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藏之，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^③。故儒术诚行，则天下大而富，佚而功，撞钟击鼓而和^④。《诗》曰：“钟鼓喤喤，管磬玲玲，降福穰穰。降福简简，威仪反反。既醉既饱，福禄来反^⑤。此之谓也。故墨术诚行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，非斗而日争，劳苦顿萃而愈无功，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^⑥。《诗》曰：“天方荐瘥，丧乱弘多。民言无嘉，憯莫惩嗟^⑦。”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为：做。然：这样。知：懂得，明白。为人主上者：指君主。一：统一。管：掌管，管理。②塞：满足。调：同“雕”。刍(chú除)豢：指牛、羊、猪、狗等家畜。渐：重。庆赏：奖赏。戒：告戒，警告。生民之属：指老百姓。愿：希望。所愿欲：所希望得到的。举：全。是于：同“于是”，在这里。行：实行。畏恐：害怕，这里有禁戒的意思。威：威力。

③浑浑：形容水流很急。汭汭(páng滂)：形容水量很大。暴暴：形容突起。何：什么。患：忧虑，担忧。④术：指治国方法。儒术：荀子理想中的治国方法。诚：的确，确实。大：同：“泰”，平安。佚：同“逸”，安逸。功：功效。⑤《诗》：引诗见《诗经·周颂·执竞》。喤喤：同“镗镗”，形容声音大。玲玲(qiāng枪)：声音和谐。穰穰(ráng瓤)：形容多。简简：形容大。反反：慎重的情态。反：同“返”。⑥尚：崇尚。俭：节俭。弥：更加。非斗：反对争斗。而：却。日：每天。争：争斗，争夺。萃(cuì脆)：通“悴”、憔悴。顿萃：困苦。愈：更加。愀(qiǎo巧)然：容色变动的样子。和：和谐，和睦。⑦《诗》：引诗见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。荐：进，加的意思。瘥(cuó嗟)：疫病。弘多：很多。嘉：赞许。憯(cǎn惨)：曾。惩：止。嗟：叹息。

【译文】古代圣王和圣明的人就不这样做，他们懂得做君主处于至尊地位的人，如果穿着不加以修饰是不能统一民心的；君主的财物不富足是不能管理百姓的；君主的仪表不威严是不能够禁止强暴，战胜凶残的。所以，一定用撞大钟、击鸣鼓、吹笙等、弹琴瑟等音乐来满足他悦耳的需要；一定用在器具上雕刻出精美的花纹，在礼服上刺绣着各种漂亮的图案，来满足他悦目的需要；一定用上各种肉类和食粮，五味芬芳的食品，来满足他美食的需

要；然后要许多跟随左右的仆从，完备各种官职，采取重赏和严刑，来警戒他们的思想；使天下百姓都知道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全在君主的手里了，因此君主的奖赏得以实行；使天下百姓都知道自己所禁戒的一切也全在君主手里了，因此君主的惩罚就能发挥威力。如果奖赏得以实行和惩罚能发挥威力，贤能的人就能出来做官了，不贤的人就能被罢免，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就能做到因材任用了。如果这样，万物就能调和，处理事情便得心应手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，那么财货就如同泉水的源头滚滚地喷涌出来，象黄河、大海的水那样多，余粮堆积成小山，即使不断地烧毁财货，还是多得没地方贮藏，那天下人怎么还忧愁财物不充足呢？因此，如果儒家的治国方法真正能得以实行，天下就会太平而富强，不用多么劳累，就可取得功效，天下就在撞钟击鼓声中得到和谐与统一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钟鼓管磬的声音多么美妙而响亮啊，老天赐下了极大的吉祥！老天赐的吉祥浩浩荡荡啊，君主的威仪既镇定又从容。我们酒醉又饭饱啊，福禄降临到我们中间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形。所以，墨子的治国方法如果真正得以实行，那么天下人就将崇尚节俭反而更加贫穷，反对争斗反而每天都有纷争，累得面黄肌瘦反而更加没有功效，整日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，反对音乐反而每天都不能和谐相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上天屡降灾殃，祸乱层出不穷，百姓没有赞许的言论，叹息的声音此起彼伏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形。

垂事养民，拊循之，吮呕之，冬日则为之饘粥，夏日则与之瓜瓠，以偷取少顷之誉焉，是偷道也^①。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，然而非长久之道也；事必不就，功必不立，是奸治者也^②。僮然要时务民，进事长功，轻非誉而恬失民，事进矣而百姓疾之，是又偷偏者也^③。徒坏堕落，必反无功^④。故垂事养誉，不可；以遂功而忘民，亦不可；皆奸道也^⑤。

【注释】①垂：弃置。拊（fú 府）循：抚慰。之：指百姓。吮（wǎ 娃）呕：哄婴儿的语声。饘（zhān 毡）粥：稠粥。瓠（hù 去）：麦粥。偷：窃取。少顷：短时间。誉：名誉。偷：苟且，得过且过。道：方法。②奸：邪恶，狡诈，这里指违反礼义。就：成就。③僮（zāo 遭）：同“嘈”。僮然：纷杂的样子。要时：赶时间。务：勉强。务民：强迫役使人民。进：进展。长（zhǎng 掌）：增长。轻：看轻。非誉：毁誉。恬：安然。疾：怨恨。偷偏：苟

且偏激。④徒坏：败坏。反：反而。⑤遂功：成功。亦：也。奸道：指不合礼义的做法。

【译文】君主放弃应做的大事业，专对百姓搞些小恩小惠，用抚慰慈爱来对待百姓，冬日天冷时给他们吃稠粥，夏日天热时给他们吃瓜果和大麦粥，用这种方法来窃取暂时的好名声，这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治国方法。虽然他可以暂时得到那些奸民的赞扬，但是决不是治国的长久方法；这样做，他的事业必定得不到成功，功业必定得不到建立，这是一种违背礼义的治国方法。鼓噪着赶时间强迫人民从事劳役，竭力追求事业的进展和功利，不顾毁掉名誉，任凭失掉民心，这样做，事业虽有所进展，但百姓却非常怨恨，这又是一种苟且走极端的做法。采取败坏堕落的方法，必定反而无功。因此，放弃应做的事业，专门用小恩小惠来盗名窃誉，固然不可以，但是为了成就功业而忘记了百姓，也同样是不可以的。这些都是不合礼仪的治国方法。

故古人为之不然：使民夏不宛暘，冬不冻寒，急不伤力，缓不后时，事成功立，上下俱富；而百姓皆爱其上，人归之如流水，亲之欢如父母，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，无它故焉，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^①。故君国长民者，欲趋时遂功，则和调累解，速乎急疾；忠信均辨，说乎赏庆矣；必先修正其在我者，然后徐责其在人者，威乎刑罚^②。三德者诚乎上，则下应之如景响，虽欲无明达，得乎哉^③！《书》曰：“乃大明服，惟民其力懋，和而有疾”^④。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然：这样。宛：通“蕴”，暑气。暘(hè 褐)：中暑。宛暘：伤暑气。伤：损害。后时：误农时。俱：都。富：通“福”。辨(píng 平)：通“平”。均辨：公平。至：极。②君国长民者：指君主。趋时：迅速。累解：宽缓。乎：通“于”，比。疾：快，急速。说：同“悦”，喜欢。徐：慢。责：责备。③三德：指“调和宽缓、忠信公平、正人先正己”这三种美德。应：响应。景响：同“影响”。明达：显明通达。得乎哉：可能吗。④《书》引文见《尚书·康诰》。乃：语气词。明：明达。服：佩服。惟：助词。懋(mào 冒)：勤勉。和：协调。

【译文】古人不是这样做的：役使百姓时，在夏天不让他们中暑，在冬天不让他们受冻，紧张时不伤害他们的体力，舒缓时不误农时，事情办成功了，功业建立了，君主和臣民都很幸福。百姓都很爱戴他们的君主，人民归顺他就象水从高处流下一样，亲近他

的高兴样子就象对待自己的父母,他们为君主决死战斗而不苟且偷生,不是别的缘故,而是君主在忠信、调和、公正三方面做的极好。因此,君主要想很快取得事业的成功,就要采用调和宽容的治国方法,这比急于求成的方法收效快;要采用忠信公平的治国方法,这比奖赏还要令人高兴;君主必须先纠正自身的缺点,然后可以慢慢地再去责备别人的缺点,这样做的威力比用刑罚还要大。如果君主能真诚地实行调和宽容、忠信公平,正人先正己这三种美德,百姓在下边就会很快地响应他,即使不想显耀通达,可能吗?《尚书》上说:“君主如果十分英明,人民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工作,既协调又迅速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故不教而诛,则刑繁而邪不胜;教而不诛,则奸民不惩;诛而不赏,则勤励之民不劝;诛赏而不类,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^①。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;致忠信以爱之;尚贤使能以次之;爵服庆赏以申重之;时其事,轻其任,以调齐之;潢然兼覆之,养长之,如保赤子^②。若是,故奸邪不作,盗贼不起,而化善者劝勉矣^③。是何邪?则其道易,其塞固,其政令一,其防表明^④。故曰:上一则下一矣,上二则下二矣;辟之若草木,枝叶必类本^⑤。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 ①教:教育。诛:杀,惩罚。繁:多。邪:不正当,指罪行。胜:克制,止。惩:惩罚。勤励:勤劳,奋勉。劝:鼓励。类:法。不类:不依法。疑:疑惑。俭:通“险”,险恶。一:齐心,一致。 ②明:明确。以:用来。壹:整齐,统一。之:指人民。次:次序,指安排顺序。爵服:贵族的等级和等级的服装。申重:反复强调,表示重视。时:时节。轻:减轻。任:负担。调齐:调和。潢(huáng黄)然:形容水大。兼:同时。覆:遮盖,这里是“保护”的意思。养:抚养。保:保护。赤子:指初生的婴儿。 ③起:出现,产生。化善者:改过自新的人。劝勉:勉励。 ④邪:呢。其:指先生。道:同“导”,引导。易:简易。塞:堵塞。固:牢固。防:防范。表:标准。明:明确。 ⑤则:就,那么。辟:譬如。若:象。本:根,这里指种类。

【译文】不进行教育就处以刑罚,那么刑罚繁多而犯罪的行为仍禁止不了;光教育而不处以刑罚,那么奸民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;惩罚坏人,而不对有功的人奖赏,那么勤勉的百姓就得不到鼓励,赏罚不依法,那么人民就会感到疑惑,社会习俗就会险恶,民心就会不一致。因此古代圣王用明确礼义制度来统一人民,致力于忠信来爱护人民,尊重贤德的人和使用有才能的人,按照品

德和才能的大小来安排职位,反复强调对有功的人晋级赏赐;根据时节安排农事,减轻他们的负担,用来协调统一百姓;普遍地保护和抚养百姓,就好象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。如果这样,奸邪的事就不能发生,盗贼就不会产生,而改恶从善的人也得到勉励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是由于古代圣王引导为善的方法简易可行,杜绝邪恶的办法强固有力,施行的政令严谨不偏,采取防范的准则十分明确。所以说,上面怎样,下面就怎样,这就好比草木,它的枝叶是由根决定的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不利而利之,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^①。不爱而用之,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^②。利而后利之,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。爱而后用之,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。利而不利也、爱而不用也者,取天下者也。利而后利之,爱而后用之者,保社稷者也^③。不利而利之,不爱而用之者,危国家者也^④。

【注释】①不利:没有给人民利益。而:却。之:指人民。利之:从人民中索取利益。之:的。利:有利。②爱:爱护。功:功效。③也者:语气词,表示加强语气。保:保护。社稷:国家。④危:危害。

【译文】没有给人民利益,却要从人民身上取利,不如先让人民得到利益,然后再从人民身上取得利益更为有利;没有给人民爱护却去役使他们,不如先爱护他们然后再役使他们更有功效。先让人民得到利益,然后向人民取利,不如先让人民得到利益,而不向人民取利更为有利。爱护人民然后再役使他们,不如爱护人民而不役使他们更有功效。给人民利益而不向人民索取利益,爱护人民而不役使人民的人,就是获得天下的人。先给人民利益,然后向他们索取利益,先爱护人民然后再役使他们,这是保住国家的人。不先给人民利益而向人民索取利益,不先爱护人民而只是役使人民,这是危害国家的人。

观国之治乱臧否,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^①。其候微支繇,其竟关之政尽察,是乱国已^②。入其境,其田畴秽,都邑露,是贪主已^③。观其朝廷,则其贵者不贤;观其官职,则其治者不能;观其便嬖,则其信者不惠,是暗主已^④。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,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,顺孰尽察;其礼义节奏也,芒勃僂楛,是辱国已^⑤。其耕者乐田,其战士安难,其百吏好法,其朝廷隆礼,其卿相调议,是治国已^⑥。观其朝廷,则其贵者贤;观其官职,则其治者能;观其便

壁，则其信者恧，是明主已^⑦。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，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，宽饶简易；其于礼义节奏也，陵谨尽察，是荣国已^⑧。贤齐则其亲者先贵，能齐则其故者先官；其臣下百吏，污者皆化而修，悍者皆化而愿，躁者皆化而恧，是明主之功已^⑨。

【注释】①臧(zāng 脏):善,好。否(pǐ 匹):恶,坏。至:到。易:同“场”(yǐ 义),边境。疆易:边界。端:头绪。见(xiàn 现):同“现”。

②其:他的。候:斥候,即哨兵。徼(jiǎo 角):巡逻。支:分散。繚:环绕。竟:同“境”。关:关卡。察:察看,检查。③田畴(chóu 愁):土地。秽(huì 会):荒芜。露:败坏。都邑露:指城墙倒塌。贪:贪婪。主:君主。已:语气词。矣:了。④贵:高贵,地位高。能:能力,才能。便嬖(bì 必):君主的左右亲信。信:讲信用。恧(què 却):诚实。暗:昏庸,昏暗。

⑤相:宰相。吏:官吏。于:对于。取与:收取和支付。孰:同“熟”。节奏:礼节法度。芒:同“茫”,昏暗。轲:柔软,这里指松散。慢:同“慢”,怠慢。桔(kǔ 苦):粗劣。辱:受耻辱,受屈辱。⑥乐:乐意,喜欢。田:耕种。难:困难。安难:不避困难。好法:依照法律行事。隆礼:崇尚礼。调议:协调谋议。治:治理得好。⑦明:贤明,明智。⑧绕:宽容,宽恕。陵:严明。荣:昌盛。⑨齐:相等。亲:亲近。故:故旧。官:任用。污:奸邪,行为不正。化:教化。修:善,美好。悍:凶暴蛮横。愿:诚实。躁:狡猾。

【译文】看一个国家是治还是乱,是好还是坏,到他的边境就可以看出头绪了。这个国家的哨兵在不断地巡逻,边境关卡的检查非常严格,无所不查,这是混乱的国家。到了这个国家的境内,如果见到土地荒芜,城墙倒塌,这是由贪婪无厌的君主统治着的国家。观察这个国家的朝廷,当大官的人并不是品德高尚和有能力的人;掌管职位的官员却没有什才能;观察君主左右的亲信,他所信任的人实际上并不诚实可靠,这是由昏庸的君主统治着的国家。凡是君主、宰相以及所有各级官员,对于财物收取和支付的计算,斤斤计较,反复审查,而对礼义法度则松散马虎,这是受人凌辱的国家。这个国家的农夫安心种地,战士不怕危难,官吏依法办事,朝廷崇尚礼义,卿相的意见协调一致,这是治理得好的国家。观察这个国家的朝廷当大官的人品德高尚又很有才能;掌握职位的官员都很能干;再观察君主左右的亲信,他所信任的人个个诚实可靠,这是贤明的君主统治的国家。凡是君主、宰相以及各级官员,对于财物的收支计算,手续宽松简便,而对礼义法度

的审查很严密、谨慎和全面,这是昌盛的国家。如果德行大致相等,那么其中与君主有亲属关系的人先尊贵;如果能力也大致一样,那么与君主有故旧关系的人先得到任用。这样,各级官员中凡是干过坏事的都会受到教化而变好,凶暴蛮横的人都会受到教化而变得诚实,狡猾奸诈的人都会受到教化而变得规矩,这就是贤明君主的功劳。

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:上不隆礼则兵弱,上不爱民则兵弱,已诺不信则兵弱,庆赏不渐则兵弱,将率不能则兵弱^①。上好功则国贫,上好利则国贫,士大夫众则国贫,工商众则国贫,无制数度则国贫^②。下贫则上贫,下富则上富。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,垣窳仓廩者财之末也;百姓时和、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,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^③。故明主必谨养其和,节其流,开其源,而时斟酌焉^④。潢然使天(夫)下必有余,而上不忧不足^⑤。如是,则上下俱富,交无所藏之,是知国计之极也^⑥。故禹十年水,汤七年旱,而天下无菜色者,十年之后,年谷复熟,而陈积有余,是无它故焉,知本末源流之谓也^⑦。故田野荒而仓廩实,百姓虚而府库满,夫是之谓国蹶^⑧。伐其本,竭其源,而并之其末,然而主相不知恶也,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^⑨。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,夫是之谓至贫,是愚主之极也^⑩。将以求富而丧其国,将以求利而危其身,古有万国,今无十数焉,是无它故焉,其所以失之一也^⑪。君人者,亦可以觉矣^⑫。

【注释】 ①征验:征兆验证。则:就。已:止,禁止,指规定不许做的事。诺:弁许。渐:进。率:同“帅”。 ②好(hào耗):喜好。众:多,众多。制:规定。数:数目,数量。度:限度。量:数量。 ③县鄙:泛指农村。本:根本,基础。垣(yuán元):官府的货仓。窳(jiào叫):同“窖”。仓廩(lǐn凛):粮仓。末:指非根本,不重要的。时:天时。和:和顺。事业得叙:耕作适时。货:财货。源:源泉。等:等级。赋:赋税。府库:指国库。流:流动。 ④谨:谨慎。养:调养。节其流:指节约开支。开:开发。斟酌:考虑。焉:语气词。 ⑤潢然:大水到来的样子。夫:彼。 ⑥俱:都。知:懂得。国计:治国大计。极:最。 ⑦禹:传说中夏代第一位君主。汤:即商汤王,商朝的第一个君主。菜色:指饥饿的脸色。熟:成熟,指好收成。陈:旧。积:积累。 ⑧实:充满,充实。虚:空。蹶:倾倒。国蹶:国家灭亡。 ⑨伐:砍伐,指断绝。竭:枯竭。并之:聚集。恶:罪恶。立:立刻,马上。可立而待:马上就要来到。 ⑩以:用。持:支持,供养。

足以：足够。容：容纳。谓：叫做，称为。至：极，最。贪：贪婪。愚：愚蠢。

①将：打算，想要。求：寻求，寻找。而：却。丧：丧失，失去。万国：很多国家。一：一样的道理。②觉：省悟。

【译文】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，有一定的征兆验证：君主带头不崇尚礼，军队就衰弱；君主不爱护人民，军队就衰弱；规定军队不许做的事又许诺可做，不守信用，军队就衰弱；不重视论功行赏，军队就衰弱；将帅没有才能，军队就衰弱。君主好大喜功，国家就贫穷；君主贪求私利，国家就贫穷；当官的人太多；国家就贫穷；工匠和商人太多，国家就贫穷；耗费财物没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度，国家就贫穷，人民贫穷则国家贫穷。人民富足，则国家也富足。所以农业是财富的根本，官府的货仓和粮食是财富的末节。百姓得到好的天时，加上播种、耕作和收获适时，这就是财货的源泉，按照等级征收赋税和国库收入，这是财货的支流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必须谨慎地顺应季节的变化，节约开支，开辟财源，并时时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。使天下的财货象浩大的水流那样，多得用不完，这样君主也就用不着担忧财富的不足了。如果这样，那么上下都一起富足了，财货多得没地方可存放，这就是最懂得治国大计的。所以，大禹统治时，天下曾连续十年遭水灾，商汤统治时连续七年遭旱灾，但是他们的百姓并没有因挨饿而面黄饥瘦，十年以后，庄稼又获得好收成，而他们还存有许多陈年的粮食吃不完，这不是别的缘故，而是说他懂得事情的本末源流的关系。因此，田地荒芜而国家的粮仓充实，百姓空虚而官府的仓库盈满，这就意味着国家将灭亡了。断绝了它的根本，枯竭了它的源泉，而把搜刮来的财货都聚集在国库里，然而君主和宰相仍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那么亡国的灾祸很快就将来临。由整个国家的财力来供养他，结果还落得个国破身亡。这叫做极端贪婪，这是最愚蠢的君主。本来想要谋求富贵却丧失了他的国家，本来想要谋求私利却毁掉了自己。古时候有成千上万个国家，而现在不到十个国家了，这不是别的缘故，他们亡国的原因都是一样的。做一个国君也可以从这些亡国的教训中省悟了。

百里之国，足以独立矣^①。凡攻人者，非以为名，则案以为利也，不然则忿之也^②。仁人之用国，将修志意，正身行，伉隆高，致志信，期文理^③。布衣绌屣之士诚是，则虽在穷阎漏屋，而王公不

能与之争名，以国载之，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^④。若是，则为名者不攻也。将辟田野，实仓廩，便备用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；与之远举极战，则不可，境内之聚也保固，视可，午其军，取其将，若拔珪^⑤。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；彼爱其爪牙，畏其仇敌^⑥。若是，则为利者不攻也^⑦。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，礼节将甚文，珪壁将甚硕，货赂将甚原，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^⑧。彼苟有人意焉，夫谁能忿之^⑨！若是，则忿之者不攻也。为名者否，为利者否，为忿者否，则国安于盘石，寿于旗翼^⑩。人皆乱，我独治；人皆危，我独安；人皆失丧之，我按起而制之^⑪。故仁人之用国，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，又将兼人^⑫。《诗》曰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，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^⑬。”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百里之国：指小国。②凡：凡是。攻：进攻。人：别人，这里指别国。则：就，那么。案：于是，就。以：用来。为：为了。忿（fèn 愤）：愤恨。③用：治。志意：意志。正：端正。身：自己。行：行为。伉：同“亢”，极。隆高：这里指礼义。致：极。期：通“綦”，极。文理：指法度，条文。④紃（xún 旬）屨：粗麻绳打成的鞋。诚：的确，确实。是：这样。闾：巷。漏：同“陋”，简陋。载：任用，委任。隐匿：指埋没的意思。⑤三军：军队的统称，指上、中、下或左、中、右三军。远举：悬军深入。极战：苦战。聚：指城镇。保固：坚实巩固。午：同“迕”，遭遇。取：取得，这里是俘获的意思。珪（fēng 丰）：蒲草。⑥彼：他。药：通“療”，医治。伤：创伤。补：补充。爪牙：这里指部下，官兵。畏：畏惧，害怕。⑦为：为了。⑧将：将要。修：指处理。义：道理。慎：慎重。甚：很，非常。文：有条理，完善。珪壁（guìbì 规壁）：诸侯朝聘、祭祀时所拿的玉器。硕：大。货赂：指敬献的礼物。厚：丰富。说（shuì 税）之者：说客，使者。雅文：即文雅，文词优雅。辩慧：善辩。⑨苟：如果，假如。人意：指能通情达理。⑩否：不来攻伐。盘石：即磐石。旗：通“箕”。旗翼：均为二十八宿的星宿的名称，这里比喻长久。⑪独：仅仅，只。丧：衰败。按：然后。制：制裁，征服。⑫用：使用，指治理。特：独。持：保持。而已：罢了。又：还要。兼：胜。⑬《诗》：引诗见《诗经·曹风·尸鸠》。淑人：善人，指有仁德的人。仪：同“义”，礼义。忒（tè 特）：差错。正：法则。四国：各国。

【译文】仅方圆百里的小国，如果君主真省悟到上述的道理，就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。凡是发动战争进攻别国的，如果不是为了追求名声，就是为了贪图私利，再不然就是为了泄愤。仁人治国，一定要修养意志，端正自己的行为，崇尚礼义，恪守忠信，

很有法度。身穿粗布衣，脚穿麻绳鞋的士人果真能这样，那么虽然他住在破烂的小巷和简陋的房子里，然而王公也不能与他争夺名声，把国家大事交给他，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不会再被埋没了。如果这样，为了追求名声而进攻别国的人，就不会进攻他的国家了。他将大力开辟荒地，充实国库，改进器械装备，达到上下团结一心，三军共同努力。若是孤军深入与别国进行苦战，那是不行的；如果国内的城镇坚固，看看条件具备了，再去迎击别国的军队，这样俘获它的将领，就好像拔蒲草那样容易。对方在战争中得到的东西，不足以医治他的创伤和补救败仗的损失；对方爱护他的官兵，也畏惧他的仇敌。如果这样，那么为了贪图私利，而进攻别国的人不会进攻他的国家了。他将持慎重的态度来处理好小国与大国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，礼节做到很完善，相互赠送的玉器将很美好，敬献礼物将很丰厚，所派出的使臣必定是文雅、聪明又善辨的君子。如果他能通情达理，谁还能愤恨这个国家呢？如果这样，那么为了泄愤而进攻别国的人不进攻他的国家了。这样，为追求名声的人不来攻打，为追求私利的人不来攻打，为泄愤的人不来攻打，那么国家就安如磐石，寿比天上的箕翼星了。其他国家都混乱，只有我国太平；其他国家都很危殆，只有我国非常安定；其他国家都衰败下去，我国然后起来征服这些国家。所以，仁人治理国家，不仅仅是保持自己的国家就算了，还必须兼并他国，实现统一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贤人君子，他的礼义没有差错，他的礼义没有差错，可以治理四方的国家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持国之难易：事强暴之国难，使强暴之国事我易^①。事之以货宝，则货宝单而交不结；约信盟誓，则约定而畔无日；割国之錙铢以赂之，则割定而欲无馀^②。事之弥顺，其侵人愈甚，必至于资单、国举然后已；虽左尧而右舜，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^③。辟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、佩宝玉，负戴黄金，而遇中山之盗也，虽为之逢蒙视，诟要桡胸，若卢屋妾，由将不足以免也^④。故非有一人之道也，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，则不足以持国安身^⑤。故明君不道也^⑥。必将修礼以齐朝，正法以齐官，平政以齐民，然后节奏齐于朝，百事齐于官，众庶齐于下^⑦。如是，则近者竞亲，远方致愿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；名声足以暴炙之，威强足以捶笞之，拱揖指挥，

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，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^⑧。故曰：事强暴之国难，使强暴之国事我易。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持：保持，守。易：容易。事：侍奉。使：让。②以：用。单：同“殚”，尽。交：交往。结：结交。畔：通“叛”，背叛。割：分割。镶珠(zīzhū 资珠)：古代重量单位，这里比作少量国土。赂：贿赂。欲：欲望。馱(yàn 厌)：通“厌”，满足。③事：侍奉。之：他。弥：更加。顺：恭顺。侵：侵犯，欺负。愈：更加。甚：厉害，严重。资：货财。国举：把自己的国家给人。已：止，完结。尧：舜，都是传说中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。此道：这种方法。④畔(pì 僻)：通“譬”，比如，打比方。犹：如同，好象。嬰：缠绕，系在颈上。逢蒙视：微视。拙(qū 屈)：通“屈”。要：通“腰”。桡(ráo 饶)：曲。胠(guó 国)：膝窝。若：象。庐：通“庐”，茅草屋。妾：婢妾。由：同“犹”，仍然。⑤一人：团结人。直将：只是用。繁：通“敏”，敏捷。巧繁：花言巧语。⑥道：由，以。不道：不这样做。⑦齐：整齐，齐一。朝：朝廷。官：百官。节奏：礼节。⑧竞：争逐，争先恐后。致：表示。愿：仰慕。暴(pù 铺)：同“曝”，晒。炙(zhì 治)：用火猛烤。捶笞(chī 吃)：用鞭子抽打。拱揖：拱手。乌获：秦国的大力士。焦侥：矮子。搏：搏斗。

【译文】保持国家的难和易：侍奉强暴的国家难，让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容易。用财宝来侍奉强暴的国家，财宝送尽，两国的友好关系也维持不下去了；和强暴国家的盟约订立了，然而盟约订立了强国说不定那天就背叛了；想用割让土地来贿赂，然而土地割给后，强暴的国家的欲望还是不能满足。侍奉强暴的国家越顺从，它侵犯别国也就越厉害，必定弄到国家的财物耗尽，将国家完全葬送了才为止，用这种方法维持国家，即使你左边有尧，右边有舜来辅助你，国家也无法得到保全。譬如让一个小姑娘胸前挂着宝珠，腰间佩带着宝玉，背上扛着一袋黄金，在山里走，而碰到了盗贼，虽然她不敢正眼看盗贼，弯腰屈膝，象住在茅草屋里的婢妾，但是她仍然不能靠这个方法幸免于难。所以做一个君主如果他没有使本国的人民团结一致的办，只是用花言巧语屈膝请求，并提心吊胆地侍奉强国，那么就不能使国家保持，使自己安身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不这样做。他一定用礼来整顿朝政，用严肃法纪来整顿百官，用改进政治来整顿人民，只有采取这种做法后，才能使朝廷礼义严明，官吏各尽其事，百姓团结一致。如果这样，邻近的国家就会争先恐后来亲近，边远的国家就会表示仰慕

之情,国内上下团结一心,三军齐心协力,国家强大的名声足以威慑天下,强大的威力足以镇服四方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是拱手指挥,强暴的国家也没有不乖乖地听从驱使的,这就象让秦国的大力士乌获和侏儒焦侥搏斗,焦侥怎么不乖乖俯首称臣呢。因此说:侍奉强暴的国家难,而让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容易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十一 王霸

国者,天下之利用也,人主者,天下之利势也^①。得道以持之,则大安也,大荣也,积美之源也;不得道以持之,则大危也,大累也,有之不如无之,及其甚也,索为匹夫不可得也,齐湣、宋献是也^②。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,然而不能自安也,安之者必将道也^③。

【注释】 ①利:锐利。用:器具,工具。人主:指君主。势:势力地位。 ②道:指治国的根本原则。以:用。持:把持,掌握。之:指国家政权和君主权势。则:就是。安:安定。荣:强盛。积:积累,聚集。源:源泉。危:危险。累:祸害。及:达到。甚(qí其):极。索:求。为:做。匹夫:普遍百姓。齐湣:即齐湣王,名地,战国时齐国国君。宋献:即宋康王,名偃,战国时宋国国君。 ③故:因此,所以。自:自动。将:行。

【译文】国家政权,是治理天下最有力的工具。君主的地位,是天下最有权力的地位。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和方法去掌握国家政权和君主的权势,国家就会最安定、最强盛,就会成为聚集一切美好业绩的声誉的源泉、浑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和方法去掌握国家政权和君主的权势,就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险、极大的祸害。这样,有政权和地位还不如没有的好,局势发展到最坏的程度时,君主即使想要求当个普通的老百姓也不可能了。齐湣王和宋康王的结局就是这样。因此,君主居于天下最有权力的地位,但是它不能自动地安定天下。要使王位安定,就一定要实行正确的治国原则和方法。

故用国者,义立而王,信立而霸,权谋立而亡^①。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,仁人之所务白也^②。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,行一不义,杀一无罪,而得天下,仁者不为也,拯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^③!之所与为之者,之人则举义士也;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

者，则举义法也；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，则举义志也^④。如是，则下仰上以义矣，是慕定也。慕定而国定，国定而天下定^⑤。仲尼无置锥之地，诚义乎志意，加义乎身行，箸之言语，济之日，不隐乎天下，名垂乎后世^⑥。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，加义乎法则度量，箸之以政事，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，使袭然终始犹一也^⑦。如是，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，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^⑧！故曰：以国齐^⑨义，一日而白，汤、武是也，汤以毫，武王以鄙，皆百里之地也，天下为一，诸侯为臣，通达之属，莫不从服，无它故焉，以济义矣^⑩。是所谓义立而王也^⑪。德虽未至也，义虽未济也，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，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，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^⑫。政令已陈，虽睹利败，不欺其民；约结已定，虽睹利败，不欺其与^⑬。如是，则兵劲城固，敌国畏之；国一慕明，与国信之^⑭。虽在僻陋之国，威动天下，五伯是也^⑮。非本政教也，非致隆高也，非慕文理也，非服人之心也，乡方略，审劳佚，谨畜积，修战备，跼然上下相信，而天下莫之敢当^⑯。故齐桓、晋文、楚庄、吴阖闾、越勾践，是皆僻陋之国也，威动天下，强殆中国，无它故焉，略信也^⑰。是所谓信立而霸也。挈国以呼功利，不务张其义，齐其信，唯利之求，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，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，内不修正其所以有，然常欲人之有^⑱。如是，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^⑲。上诈其下，下诈其上，则是上下析也^⑳。如是，则敌国轻之，与国疑之，权谋日行，而国不免危削，慕之而亡，齐闵、薛公是也^㉑。故用强齐，非以修礼义也，非以本政教也，非以一天下也，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^㉒。故强，南足以破楚，西足以诟秦，北足以败燕，中足以举宋^㉓。及以燕赵起而攻之，若振槁然，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大戮，后世言恶，则必稽焉^㉔！是无他故焉，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^㉕。三者，明主之所以谨择也，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^㉖。善择者制人，不善择者人制之^㉗。

【注释】①用：治理。立：树立，确立。王：称王。信：信用。霸：称霸。权谋：玩弄权术。亡：灭亡。②三者：指“义”、“信”、“权谋”。明：明智。谨：谨慎。择：选择。务：一定，务必。白：明白。③挈（qiè切）：举，这里指管理。以：用。呼：呼唤，提倡。害：妨害。之：指礼义。行：做，执行。得：取得。拯（luò落）然：石头坚固的样子。心：思想。若：象。固：坚固。④之：其，他。与：和。之所与为之者；凡是和他一起搞政事的

人。举：皆，都。义士：指遵守道德制度的人。布陈：颁布。义法：指符合当时意志的法律。极：同“亟”，急迫。然：……的样子。帅：带领，率领。乡：同“向”。首乡：面向。志：志向，目标。义志：指符合礼义的目标。

⑤仰：敬慕。綦：当作“基”，根基，基础。定：稳定。⑥仲尼：即孔子。置：安放，搁。锥：锥子，比喻小的东西。诚：真正。乎：于。加：施加。身：自己。行：行动。著：同“著”，表现。济：成功。隐：埋没。乎：于，被。垂：流传。⑦亦：也。显：显赫。法则度量：各种法令制度。案：语气词。申：重复，再三。重：重复。贵贱杀生：赏罚的意思。袞：合，一致。犹：如，好象。⑧如是：如果这样。则：就，那么。夫：彼，他的。部：通“勃”。部发：勃发，光大。岂：难道，怎么。矣哉：感叹语气词。⑨齐：统一。白：显明。汤：即商汤王，商朝的第一个君主。武：即周武王，周朝的第一个君主。⑩以：凭，靠。亳（bó 脖）：商汤王的国都，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。郟（hào，浩）：同“镐”，周武王的国都，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。皆：都。一：统一。通达之属：车船、人马能够达到的地方。从：顺从，听从。服：服从。它：其它。经故：原因。焉：语气词。济：借助。矣：语气词。⑪是：这。谓：说。⑫至：完善。济：当作“齐”，完备。略：基本，大致。奏：同“凑”，聚。已：不允许。诺：允许。晓：知道，明白。要：约。可要：可信。

⑬陈：陈述。睹：看。利败：成败。欺：欺骗。约结：诸侯国之间缔结的盟约。与：友好的国家。⑭劲：坚强有力。固：坚固。畏：害怕，恐惧。綦：通“期”，约定。明：明确。⑮僻陋：偏僻。伯：通“霸”，诸侯之长叫霸。五伯：即五霸，齐桓、晋文、楚庄、吴阖闾、越勾践。⑯非：不是。本：根本。致：极。隆高：崇尚礼法。綦：极。文理：指礼法制度。乡：同“向”，向往，专致，注重。方：方针。略：策略。佚：逸。谨：严。畜：同“蓄”。齧（zhuó 浊）：上下牙齿相合。当：敌。⑰齐桓：即齐桓公，名小白，春秋时齐国国君。晋文：即晋文公，名重耳，春秋时晋国国君。楚庄：即楚庄王，名旅，春秋时楚国国君。吴阖闾（hé lú 河驴）：春秋时吴国国君。句：同“勾”。越勾践：春秋时越国国君。殆（dài 待）：危险。信：讲信用，守信。

⑱务：致力，从事。张：发扬。齐：使一致。唯：只。利：私利。惮：害怕，顾及。诈：欺诈。修：治理。以：同“已”。欲：想要。⑲待：对待。

⑳析：分离。㉑轻：轻视，看不起。日行：一日比一日盛行。削：削减，削弱。綦：极。亡：灭亡。齐闵：即齐湣王。薛公：即孟尝君，曾任齐闵王的相。㉒用：治理，掌握。强：强大。齐：春秋战国时国名，在今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。修：整治。一：统一。绵绵：接连不断。结引：勾结。驰外：向外扩张。务：追求。㉓足以：足够。破：攻克。楚：春秋战国时国名，在今湖北和湖南北部。讫：同“屈”，屈服。秦：春秋战国时国名，在今陕西